

時代的執事

一個獨一的「時代執事」——這是倪弟兄的教導嗎？

Nigel Tomes
November, 2005

最近在主的恢復中，很強調三件事：「時代的異象」，「時代的職事」，以及「時代的執事」。說到「時代的職事」，是指神在一個時代裡的一個特別的僕人，完成神在那個時代的工作，譬如舊約裡的挪亞和摩西就是明顯的兩個例子。理論上，異象、職事和執事應該是三件不同的事，在一個時代會有一個獨特的異象和職事，但這個異象或職事不一定就是一位「時代的執事」所專有的。因此有人同意一個時代裡有其特別的異象和職事，但卻不同意這是一位「時代執事」所獨有的；而是一群人的執事，很可能他們是分散在全球各地的，所同有的。這就如同保羅所說的，「**我們（多數）既照所蒙的憐憫，受了這職事（單數）……**」（林後四 1）。

近幾年，「獨一的時代執事」這個概念常被宣導。以下這段解釋是從水流職事站水流雜誌裡摘錄下來的：「**每一個時代都有其特別的異象，這異象不是由許多人，而是由一位時代的執事所釋放出來的。我們有時代的異象，也有一位接受這異象的，成為這時代的執事。**和他一起的人，都由他來帶領，並且他們的說話都是根據於這位執事——他是主所選來賦予這個時代異象的人」（The Ministry, vol. 7, No. 6, Aug., 2003, p. 34, 粗體字另加）。

我們來看這段話，會發現其著重的不是「時代的異象」或「時代的職事」，而是這位獨一的「時代執事」。我們就要問，這是不是新約的教導？不過我們暫且先把這個問題擱下，留待下次討論，讓我們先來研究一下下面的兩個問題：

- （一）倪柝聲是否教導只有一個獨一的「時代執事」？
- （二）倪弟兄是否認為他本人就是那獨一的「時代執事」？

「每一時代裡都有那時代的職事」

在 1948 年，倪弟兄曾經略為題到這個問題，他說「在每一時代裡都有那時代的職事」（倪柝聲文集 57 冊，299 頁）。倪弟兄的解釋是，「主在每一個時代都有祂特別要作的事。祂有祂自己所要恢復、要作的工作；那個恢復、那一個工作，就是**那一時代的職事**」（57, 299）。倪弟兄對於「時代的職事」的解釋，是神在那時代所要完成的工作或服事。他又說，「一個人能看見、能遇見那時代的職事，乃是神的憐憫」（57, 300）。很明顯的，倪弟兄是教導有一個「時代的職事」，但是我們還要問，是否有一個人、有一個主特別的僕人，是這位獨一的「時代的執事」？倪弟兄在同一個地方說到，「路德乃是他那個時代的一個執事，達祕也是他

那個時代的一個執事」（57，299）。請注意，倪弟兄說的是「一個執事」，在這個問題上，倪弟兄並沒有把路德或達祕當作是那個時代獨一的「時代執事」。我們找不到倪弟兄在什麼地方說到有一個獨一的「時代執事」。

馬丁路德不是他那個時代獨一的執事

倪弟兄在另一個地方講到教會歷史時，也說到這個問題。他說，「直到神看為時候滿足，就在某一時期中，釋放某些真理，叫牠們重新再顯現出來」（11，150），他稱這些真理為「現在的真理」（彼後一12）。倪弟兄也用了馬丁路德的例子，「祂乃是神興起的器皿，用來顯明『因信稱義』這個真理……這個真理就成為那個時期中之『現在的真理』」（11，150）。倪弟兄強調，「『因信稱義』這個真理，這是路德特別的恢復」（11，151），然而這不是他一人身上獨有的恢復，倪弟兄在另一處寫道，「神恢復的工作起始於路德馬丁……但這並不是說只有在他一人身上才有恢復；在他同時，也有別的人與他有同樣的看見，只是他可以代表那時代的恢復」（57，52，粗體字另加）。根據倪弟兄，因信稱義不是馬丁路德獨有的真理。當然路德非常的重要，但是「也有別的人與他有同樣的看見」，用倪弟兄的話來說，馬丁路德「只是可以代表那時代的恢復」。倪弟兄從來沒有教導（明講或是暗示）路德是那個時候獨一的「時代執事」。

達祕不是他那個時代獨一的執事

當倪弟兄來看「達祕弟兄和他所代表的復興」，他說，「1827年在愛爾蘭都柏林地方有一班人，其中有 Edward Gronin 和 Anthony Norris Groves 等……不久後，……達祕就開始……在他們中間解經。以後從他們中間，又漸漸出了許多解經的人來，如開雷（William Kelly）、馬金多（C. H. Macintosh）、牛頓（B. W. Newton）、伯勒（J. G. Bellett）等等」（11，157）。請注意，達祕並不是惟一的、單獨的「時代執事」，根據倪弟兄的看法，他是普里茅斯弟兄們當中許多執事裡的一位，這些執事有 Groves、馬金多、牛頓、伯勒，（我們還可加上）喬治慕勒（George Muller）和 Robert Chapman 等人。倪弟兄認為達祕是他那時代的一個執事，而不是那執事。這些證據都指出，只有獨一的時代執事並不是倪弟兄的看法。因此，對於第一個問題：倪柝聲是否教導只有一個獨一的「時代執事」？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。

倪弟兄是否認為他本人就是那獨一的「時代執事」？

最近水流職事站的出版裡，都認定倪弟兄為那一位「時代執事」。譬如，「主在二十世紀的前五十年興起了我們的倪弟兄，將時代的異象交託於他，他是那時代的執事」（The Ministry, *ibid*, p. 35, 粗體字另加）。另一位弟兄也有類似的說

法，「**二十世紀中的那位時代執事是倪柝聲**，之後有李常受作他的延續，這兩位弟兄是兩位時代執事，這是毫無疑問的事」（The Ministry, vol. 9, no. 6, June 2005, p. 114, 粗體字另加）。

我們在主的恢復裡，都非常尊敬並珍賞倪柝聲弟兄，他的確是主大用的器皿，我們對此毫不懷疑。然而我們卻要問，**倪弟兄是否認為他就是那獨一的時代執事？倪弟兄是否同意這樣的稱呼？他會不會接受「時代執事」的頭銜？**

關於他自己在二十世紀初期的角色，倪弟兄說，「從 1926 年開始，我們釋放了許多關於救恩、關乎教會、關乎十字架的道」（11, 164）。他又說，「我個人得賓路易師母的幫助很大。在英國有位史百克（Austin-Sparks）弟兄，也曾經得到她很多的幫助」（11, 165）。「我們乃是到了 1934 年，才認識……基督乃是神的中心，也是神的普及。神所有的計畫，都離不開基督。這就是這些日子神叫我們知道的真理」（11, 165-166）。倪柝聲是否認為他是惟一有這看見的人？他接下去說，「在史百克弟兄身上，神也是叫他看見這一件事」，另外還加上，「有一位老牧師梅爾博士（Dr. F. B. Meyer），也看見了這件事」（11, 166）。在 1934 年時，倪柝聲並不稱他自己是那獨一的時代執事，他認為自己和史百克、梅爾博士，以及其他的人，都同為那時代的執事們。

這代表倪弟兄早期的觀點。十五年後，他在 1948 年再次提出他對當時神恢復的看法，他說，「直到 1926 年史百克弟兄……論到復活，世界才頭一次看見什麼是復活。和受恩教士和我看見了史百克的著作，就注意這事」（57, 61）。倪弟兄繼續說，「到 1930 年左右，史百克弟兄再進一步看見身體。從那時起，他一直論到基督的身體」（57, 64）。1948 年倪柝聲宣稱，「今天的恢復已經到了身體的恢復，這或許是最末一段的恢復」（57, 66）。這裡，倪弟兄同樣的沒有說只有他看見了「身體」，相反的，他歸功於其他新約的執事們，特別是史百克。

從上面的研究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，即使在倪弟兄職事的晚期，他仍舊珍賞他人的啟示，特別是史百克弟兄。根據他自己寫的文章，我們可以說倪弟兄絕不認為自己佔有那獨一「時代執事」的角色；相反的，他覺得自己只是許多執事中的一位，和他人一同完成那個時代的職事。因此對於第二個問題：倪弟兄是否認為他本人就是那獨一的「時代執事」？我們的答案依舊是否定的。

對於近來水流職事站賦予倪弟兄「時代執事」的頭銜，我們要問，倪弟兄是否會接受？我認為是不會的，他自己所寫的文章就證明**倪弟兄不會接受這樣的稱呼**。這不是因為他謙卑，而是這根本不符合他對於主在歷史上和他那時代恢復工作的看法。

註：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，並非代表他所在地區的眾教會和長老們的意見。

參考資料

倪柝聲，「我們是什麼」，倪柝聲文集第 11 冊，台灣福音書房，1997，pp. 149-168

同上，「神恢復的工作」，倪柝聲文集第 57 冊，台灣福音書房，1997，pp. 52-76

同上，「關於跟隨時代的職事」，倪柝聲文集第 57 冊，台灣福音書房，1997，pp. 298-300